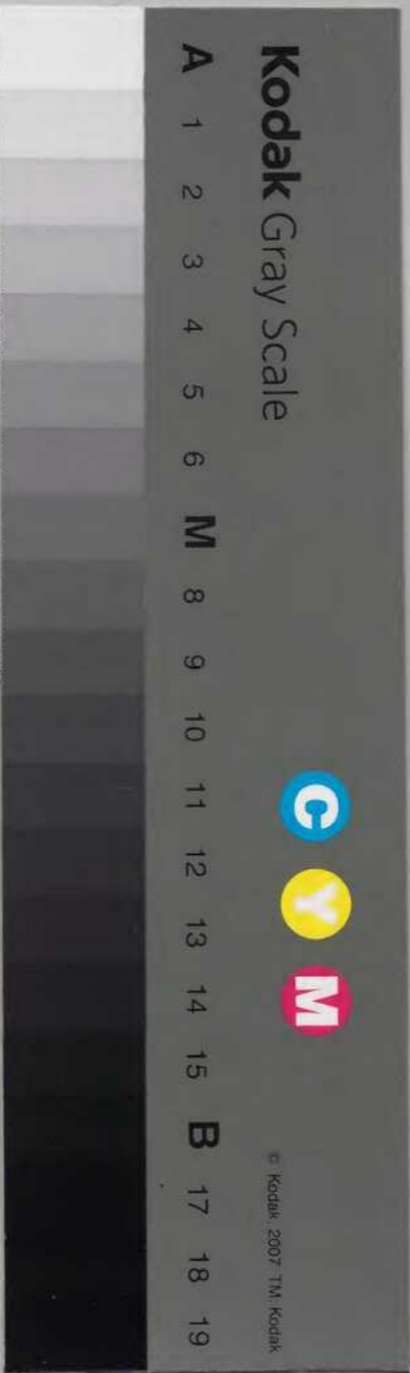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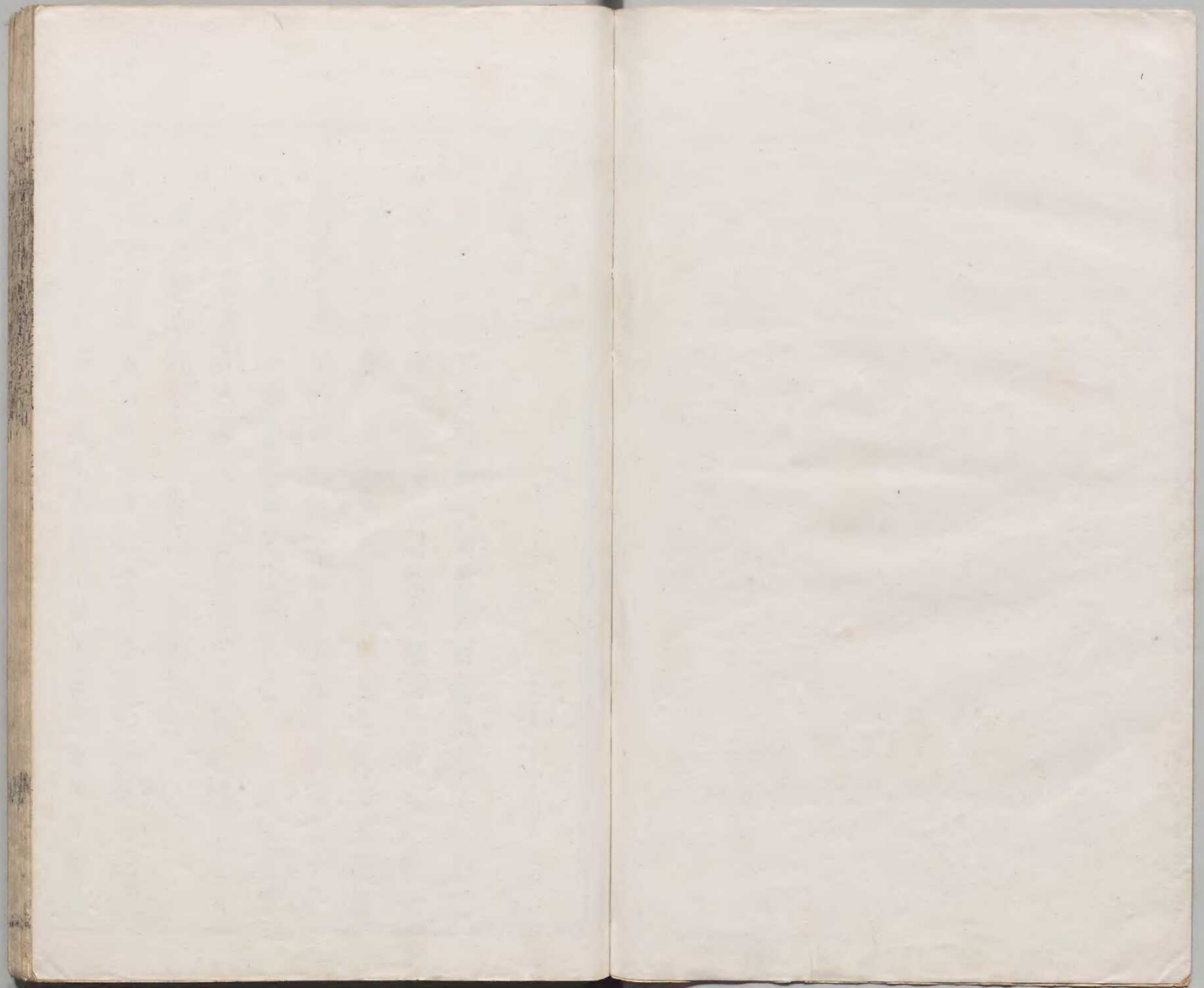
湖廣通志

雜紀

自百十八至百十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4208
冊數	100 (99)
函號	史 130 1





湖廣通志卷之一百十八

雜紀志

雜紀者全志之拾遺補闕非齊諧虞初之比也上之
參考經史網羅軼事足以補名教備法戒次之採先
賢遺集搜郡邑紀載足以資談助廣見聞若夫荒誕
不經之事概行澄汰較之前志去取特嚴司馬子長
有云其言不雅馴摺紳先生難言之今也集腋成裘
披沙見寶亦務取其言之雅馴者而紀之然事之有
關於楚地者亦不至於挂一而漏萬矣

星野會三壽云自禹貢分荊州域麗翼軫當鶉尾之次
天文家言之詳矣然起房陵至於彭蠡之西迄武陵沅

湘廣袤數千里皆楚分域監一邑耳其麗於分野不但
三十分之一而星野是志何居蓋陰陽之精在天成形
影移響應固條分縷析也故吳越同一分野乃歲星所
在史墨定知爲越斗牛均屬揚州其劍光所見張華定
識爲豐城夫於越猶得比南郡而豐城之邑不大於監
固知分度微渺必有確然不移尺寸者詳而著之俾博
物君子占象察緯審瑞異而備修救未必無小補云又
長沙志載晉書桂陽入軫六度長沙入軫十六度按言
桂陽郡今之州治也今之郡治故屬長沙國鄴亦長茶
鄉舊地非軫六度屬因其方隅辨其躔次大約郡及諸
州邑入軫六度者十之六入軫十六度者十之四然攷

驗度分細極微茫觀漢費直蔡邕魏陳卓及唐書所分
軫度起止未有以楚屬軫十六度者似軫十六度猶在
壽星之次爲鄭分也惟譙周京房張衡所論與晉書畧
同顧折衷爲已難矣不特是也凡星附列舍者主其野
五車附於畢北中一星曰司空主楚女下列十六星中
一星亦主楚女齊分畢趙分彼附屬於其野而主占於
他國將長沙及左右轄亦不必揣占楚耶翼主樂府主
遠客軫主車騎又主冢宰輔臣熒惑主悖亂殘賊疾喪
饑兵數者皆不與楚協占其又何以別之耶天無不覆
地無不載日月無不照臨而獨以經星分野九州豈九
州之外遂非其散布耶然則天道遠人道邇星野之說

又何可深求乎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蓋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人參天則人事惑五代史書人不書天其旨微矣

三楚按三楚其說不一以徙都言則以楚文王都郢楚昭王都鄂楚考烈王都壽春爲三楚以分王言則以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爲西楚彭城以東吳廣陵爲東楚衡山九江江南長沙豫章爲南楚以地言則以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攷通鑑注文穎引史記至分王說孟康引舊名主楚地說師古曰孟說是竝未及徙都也三楚之名當以師古爲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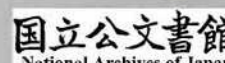
荆禹貢蔡傳荆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曾氏云有兩荆

山此荆州之荆非雍州荆岐旣旅之荆其南爲荆州其北爲豫州漢志此荆山在南郡今襄陽郡臨沮縣北距荆山南及衡陽卽今湖南湖北之地今江西亦半屬荆州後漢地理志南郡臨沮侯國有荆山注荆州記曰西北三十里清谿谿北卽荆山首日景山卽卞和抱璞處南都賦注漢水至荆山東流別爲滄浪之水晉書襄陽郡臨沮注荆山在東北通考荆州注北距荆山豫州注西河至荆山今襄陽郡南漳縣界熊氏曰荆州地廣北接雍豫南逾五嶺卽越南徼越雖上古未通已在要荒之服東抵揚西抵梁及西南夷皆楚地也熊湘史記黃帝南至於江登熊湘注熊湘山在長沙益

縣或云周封熊繹於湘故名熊湘攷繹封在周成王時
何得黃帝時便稱之且繹封丹陽未聞封長沙熊湘本
山名非以水名也益縣即今益陽縣莫識山所在水經
注縣在益水之陽今無益水亦或資水之殊目也按漢
地理志長沙國益陽注湘山在北應劭曰在益水之陽
零陵郡都梁注侯國路山資水所山東北至益陽入沅
益陽縣志熊湘乃二山一為熊耳一為湘山封禪書桓
公伐楚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注益陽東北有熊
耳山東西峯如熊耳狀或曰熊耳即浮青山湘即修山
輿地廣記唐斜山資水出焉蓋路山別名會夫夷水東
北至益陽又益陽北郊外十里許地名馬渡西灣其水

自縣後過城山橋一帶繞城左臂一二里至青草港
於資江據此則益陽固有熊山湘山益水而益水入資
非即資也

方城水經注郡國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因山以
表名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盛弘之云葉東界有
故城始犇縣東至颯水達泚陽界南北聯絡數百里號
為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
為長城即此城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南北雖無基築
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威公云楚國
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杜預曰方城山名在葉南未
詳孰是按統志裕州有方城山裕之屬為葉秦置南陽



郡屬荊州屈完所謂方城其卽在葉者與蜀楊桓丹鉛
餘錄云左傳方城以爲城古本方本萬字古字萬亦作
万故訛爾唐勒奏七論曰我本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
至葉垂弘境萬里故曰萬城也斯說鑿矣

陪尾安陸府志云去治四十里俗呼橫山一名橫尾禹
貢導水至陪尾卽此攷前漢地理志江夏郡安陸注橫
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晉書江夏郡安陸注橫
尾山在東北古之陪尾山通考安州安陸注有陪尾山
禹貢蔡傳引漢志安陸之說以爲卽今安州安陸則均
以爲荊州山矣乃蔡傳又云熊耳外方桐栢陪尾皆豫
州山今昔山水異稱疆域代割豈不可攷然陪尾上接

桐栢似不當反在荆之安陸金氏云陪尾徐州山泗水
縣桃墟西北有陪尾山泗水所出禹貢徐州泗濱浮磬
蔡傳泗水名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今夔慶府
泗水縣也宋地理志太平興國七年以徐州下邳縣建
爲淮陽軍其西路有夔慶府是徐州之陪尾蔡傳亦與
金氏合以經文攷之導淮自桐栢東北會於泗沂其爲
徐州之陪尾明甚

內方大別禹貢內方至於大別後漢地理志江夏郡立
章山本內方注荊州記曰山高三十丈周圍百餘里杜
預曰在縣西北晉地理志竟陵注章山在東北古之內
方山蔡傳內方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今荆門軍長林

縣也左傳吳與楚戰楚濟漢而陣自小別至於大別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別是也水經所云在安豐者非攷大別在漢江之右漢水入江處三國南北時爲必爭之地一名翼際山一名魯山以山有魯肅祠故名今俗名龜山小別在漢川縣南山形如龜一名龜山舜耕襄陽志均州土陂窰子舖去州九十里舜避堯子耕此水田石阪下卽浚井處按平陽府蒲州南歷山爲舜耕處括地志蒲州雷首山凡十二名一名歷山又名襄山歷山南有舜井豈以襄山之名附會其說於襄與況耕歷山避堯子乃兩時事安得牽合爲一耶其誕甚矣

崇山有二其一在辰之瀘溪爲猫狯腹中地其一在慈利上有巨壘土人指爲驩堯豕尙書所云放驩堯於崇山是也舊據丹鉛錄引沈佺期自崇山向越裳詩其序有崇山越裳四十里杉谷以爲在交廣之域爲是攷通考澧陽注有崇山蔡傳云崇山南裔山在今澧州朱子云在澧州慈利縣諸說歷有本據沈序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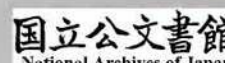
赤壁江漢間言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胡三省云水經注江水自沙羨而東逕赤壁北唐元和志赤壁山蒲圻西百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卽周瑜用黃蓋策焚曹操船處杜佑曰赤壁在鄂州蒲圻縣武昌志曹操自江陵追劉備至巴邱遂至赤壁遇周瑜

湖廣通志 卷之百十八
兵大敗取華容道歸赤壁山在今嘉魚縣對江北之烏
林巴邱卽今巴陵華容今石首也按赤壁在初蒲圻地
今屬嘉魚正今巴陵之下餘言赤壁者皆非至黃州赤
壁原名赤鼻蘓子瞻特借用耳又嘉魚赤壁旁傳有祭
風臺爲諸葛武侯破曹祭東風處按正史無祭東風事
此三國演義所載後人附會遂以名臺烏足信也

五湖周禮揚州其浸五湖國語史記吳三江五湖之利
張勃吳錄五湖太湖之別名王勃文襟三江而帶五湖
則總言南方之湖洞庭一也青草二也鄱陽三也彭蠡
四也太湖五也按周禮專就揚言猶言荆之浸曰潁湛
耳而總南方之湖則太湖特五湖之一洞庭青草居其

二矣通考岳州洞庭青草在焉注二湖相連青草在南
洞庭在北荆州記巴陵有青草湖周圍數百里日月出
沒其中一名巴邱湖又名重湖北連洞庭南接瀟湘東
納汨羅之水每夏秋水泛與洞庭爲一水涸則此湖先
乾青草生焉杜甫詩洞庭猶自在青草續爲名又云鮫
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

三湘寰宇記云長沙府湘潭湘鄉湘陰三縣曰三湘蓋
俗傳之譌也與地志云湘水至永州與瀟水合曰瀟湘
至衡州與蒸水合曰蒸湘至沅江與沅水合曰沅湘三
湘之名以此前漢地理志長沙國臨湘注應邵曰湘水
出零山承陽注應劭曰承水源出零陵永昌縣界東流



注湘承音蒸永州志瀟水經零陵縣西源出九疑山三分石過縣西北合湘水衡州志水經云蒸水出重安縣西邵陵界耶蓋山東北流至重安縣又東合畧塘水又東北逕重安縣南故零陵之鍾武縣武水入焉至湘東臨蒸縣北注於湘謂之蒸口郡國志云西俯蒸水水氣如蒸故名臨蒸沅由常德府城南河東注龍陽與滄浪水合有澹水出漢壽自鼎港與沅合下注洞庭至沅江與湘合今岳州府境北有三湘浦侯景起於汝水之南而敗於三湘之浦是也一名侯景浦又岳州府有三江岷江爲西澧江爲中湘江爲南皆會於此清濁中分一名三江口

雲夢羅泌路史云楚之二澤也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以其跨江相比而謂之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後世以爲一澤故杜預以雲夢藪爲巴邱湖酈道元謂自江陵東界爲雲夢北爲雲夢之藪誤矣按左氏春秋傳昭公三年鄭朝楚楚子田於江南之夢邠子之女生子文棄之夢中則江南之夢澤定公四年吳入楚楚子涉濉濟江寢於夢中卽江北之雲澤也雲土夢作又者雲在前爲水所沒至是而始得爲土夢在前雖土而未可作至是始可作而又之蓋夢地差高而雲下論者不知旣以雲夢爲一澤復謂古經乃雲夢土作又者非也春秋文耀鉤云大別以東至富春九江衡山皆雲夢也而子虛

賦云雲夢方九百里南有平原廣澤緣以大江而安陸有雲夢縣是合而爲一矣沈立云雲卽今之玉沙監利竟陵等縣夢卽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自史漢亦然班生志地而華容枝江若江夏之安陸皆有雲夢學者遂莫知所適從宋山川記郭璞皆以夢爲南郡華容巴邱湖則枝江也方楚子之涉淮濟江以避吳兵而華容在楚之南安陸在楚之東故或者謂避吳之行當不在此謂雲在江北而以濟江者爲指漢言之益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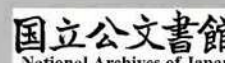
汨羅水經注汨水西逕羅縣本羅子國也故在襄陽宜城縣西楚文王移之於此秦立郡長沙因以爲縣謂之羅水汨水又曰西逕玉筍山湘中記曰屈潭之左有玉

筍山此福地也汨水又西爲屈潭卽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沉於此故淵潭以屈爲名昔賈誼史遷皆嘗經此彌楫江波投弔於淵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又甄烈湘中記曰屈潭之左玉筍山屈平見放栖於此山作九歌焉今湘陰縣卽古羅子國地汨羅江名此亦猶湘江之統稱矣其地在湘陰縣北七十里按前漢地理志南郡枝江注故羅國長沙國羅注應劭曰楚文王徙羅子自枝江居此師古曰盛弘之荊州記云縣北帶汨水水源出豫章菱縣界西流注湘汨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爲屈潭屈原自沉處後漢地理志南郡宜城注侯國杜預曰縣西舊羅國後徙枝江則羅自宜城徙枝江自枝江

再徙湘陰羅故侯國江名汨羅汨以水得名羅以國得名也

沱潛禹貢沱潛既道爾雅曰江出為沱漢出為潛蔡傳此則荆州江漢之出者也今按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於江尾入於沔亦謂之沱若潛水則未有見安陸志沱水分自大江逕當陽枝江交界會於潛潛水即漢分流始入蘆沔河逕縣界東南流為上新口下新口入沔陽界又自排沙渡東流為深江入沔陽界南流為恩江十里許後與潛合王氏炎曰沱水在今江陵府枝江縣上人謂枝江為百里洲夾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

與江合處謂之下沱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沱潛即古潛字故史記云沱潛既導今松滋縣分為潛江縣矣滄浪水故志禹貢漾東流為漢又東流為滄浪之水即屈原逢漁父處劉澄之山水記云在沔口按水經注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即今均州地沔有此水雖非其故處然亦滄浪之下流豈後人概稱之若漢沔夏之互名耶又按說郛滄浪地名非水名蘇子美卜居吳下前有積水即吳王僚所開池作亭其上名曰滄浪似以為渺瀰之狀失之矣沔之滄浪亦地名又驛縣志縣北有滄浪淵云即孟子所稱濯纓處尤為失實也



夏口漢地理志江夏郡注應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
華容爲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晉書武昌注東鄂也
沙羨注有夏口對沔口有津水經注黃鵠山東北對夏
口城亦沙羨縣治蓋齊梁之魯山城今之漢陽軍卽其
地所謂夏口也祝穆曰夏口一名魯口似指漢水之口
然何尙之云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而章懷太子
亦謂夏口戍在鄂州故唐史皆指鄂州爲夏口蓋本在
江北自孫權取對岸夏口之名以名之而江北之名始
晦

甘魚口戰國策楚有甘魚之口鮑氏注疑爲濟陽高魚
非也按左氏傳次于魚陂注云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

陂

古舉水黃岡縣柳子港卽古舉水春秋所謂栢舉是也
元和志又謂麻城東南六十里有龜頭山春秋時楚戰
於栢舉卽此按吳伐楚因唐蔡也傳稱舍舟於淮泗自
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訟漢而與之上
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
而伐之我自後而擊必敗之今豫章卽德安治東之章
山大隧冥阨者孝感之黃峴南陽之平靖二關也吳旣
因唐蔡而來則其入必由此關故司馬戍欲斷其歸路
而擊之耳詳其兵勢皆在西北不當繞出東南且自豫
章與楚夾漢則栢舉戰地雖不可攷大約在德安安陸

之間與黃麻無涉

浣紗河兩山墨談云偶閱荊州府志載夷陵州有浣紗河云伍子胥奔吳道過浣紗女卽其地後人立子胥廟於此按吳越春秋伍員初逃楚難越昭關至江漁父渡之遂行入吳乞食溧陽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篔簹中有飯女子長跪獻之子胥已餐而去顧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嘆曰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潔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與丈夫虧越禮義妾不忍也乃投瀨水而死後員入郢還過瀨水之上欲報女子以百金而不知其家遂投金水中又按張勃史記注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縣有投金瀨唐時立貞女祠

其上李太白爲之記是子胥過浣紗女之地在溧陽無疑若夷陵則春秋楚之西境其西北乃適秦入蜀之路概之於吳風馬牛不相及子胥何緣至是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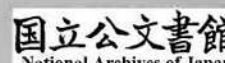
鬻熊丹鉛錄云唐天寶六載詔祀夏禹於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也漢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注云名熊爲周師文王以下問焉周封之爲楚祖此則周之鬻熊也舊志引丹鉛錄所述漢志之說並引劉向別錄云鬻子名熊封於楚遂謂鬻熊始封於楚而熊繹復封於丹陽攷左傳昔我先王熊繹杜注楚始封君史記季連之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胙以子男

之田居丹陽又楚武王三十七年隨為楚之周請尊楚號王不聽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漢地志丹陽郡丹陽注楚之先熊繹所封又楚地翼軫分野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荆為楚子居丹陽是鬻熊原未受封至熊繹始封於丹陽也

楚郢楚初都丹陽即今枝江縣自文王乃徙都郢杜氏通典云今江陵縣城北紀南城是也括地志紀南城在荊州江陵城北五十里其後平王所城之郢則今江陵縣東北六里故郢城是也左傳鬬廉曰君次於郊郢杜

注郊郢楚地則郢州地是也昭王自郢遷都都則今宜城與郢州接壤所稱郢郢是也考烈二十二年楚東徙都壽春亦曰郢是楚之稱郢者凡有四而其舊都實居紀南城與江陵東北兩處秦拔郢置南郡漢分南郡為江夏故江夏亦有郢名

黃國顓頊之裔也左傳桓公八年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蓬章讓黃而黃始見於經則黃與隨為鄰僖公二年齊宋江黃盟於貫則黃又與江為鄰至十二年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楚遂滅黃杜預注云黃國弋陽縣按弋陽縣今河南光州也杜佑通典亦曰光州春秋時黃國



也而其於黃州則云後爲黃國之境文獻通攷以此爲據一統志因之止據黃國之境之詞遂以黃州爲黃國而於光州註下乃云春秋爲茲黃蔣三國地蓋不復考之春秋漸失其真矣楚紀亦謂黃州爲古黃國且曰至黃岡觀黃子故墟怪歎東坡赤壁賦畧黃子咏孟德爲未考然於舊都所在亦有踵誤今考諸書惟杜佑宗杜預之說應爲有據竊謂黃之鄰隨鄰江正爲黃岡麻城之地距荊州適九百里又東坡指掌圖亦復相同則今黃州之治信非古黃故國而其四境則黃國所有之地也

邾國周初封邾於魯至列國滅之徙封於黃乃自杜佑

而下其說皆未深考通典謂黃州春秋時邾國地而於兗州亦指爲邾國之境一統志謂黃州兗州竝爲邾國蓋本通典之誤攷春秋邾國曹姓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封曹挾於邾爲附庸今魯國鄒縣是也邾近魯而小爲楚所併漢書魯國騶注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驛山在北莽曰騶亭應劭曰邾文公卜遷於驛者也後漢地理志江夏郡沙羨邾注地道記曰楚滅邾徙其君此城按今黃州昔屬江夏郡是邾本兗州而黃州之邾則楚滅邾自兗徙而來者也楚紀又謂楚滅黃徙邾君然考春秋楚滅黃在魯僖公世而楚宣王伐邾而徙之則在戰國之後固非一時爾

竟陵漢晉地理志江夏郡竟陵注竝云章山在縣東北水經沔水經當陽之章山東其竟陵當陽二縣俱見於漢二史惟載竟陵而不言當陽然漢竟陵城在長壽南今章山之地正在縣南一百三十五里與荆門軍界灘市相對當陽乃在荆門之後臨沮漳而不臨沔水寰宇記云長林本漢編縣地晉惠元始分立若以祿麻爲章山則在編縣而非竟陵境也蓋西魏之時曾立基州統二郡一曰章山郡統豐鄉縣二曰上黃郡統祿麻縣在西魏時章山上黃已分漢江而建郡矣隋文開皇九年廢章山上黃二郡乃更祿麻縣爲章山故荆門舊圖經以章山屬長林祿麻屬當陽不知西魏章山郡則在漢

之東今章山是也隋章山縣則在漢之西今祿麻是也西魏所立章山郡當在長壽縣之章山而隋文所改祿麻章山縣當在荆門祿麻也如唐武德四年於長林東境置基州竝章山縣此則沿襲隋制非西魏所建之地也其荆門集所載者乃隋唐之章山非西魏之章山也竟陵雲杜童承叙曰竟陵雲杜漢隸江夏郡晉分江夏置竟陵郡治石城領二縣梁分竟陵置沔陽郡治雲杜領縣無攷隋沔陽郡所領縣但存竟陵或省雲杜之邑二城迄無定處故志以今天門爲竟陵又以其城爲雲杜城通志以郢爲雲杜地一統志又以京山爲雲杜地安陸志又以郢爲漢竟陵縣諸說紛紛莫知所在蓋竟

陵之名昉於史記世家漢興因以爲縣秦漢止一竟陵
至晉以下郡縣各別安陵志所云謂晉竟陵郡治可也
謂漢竟陵縣治不可也桑欽水經沔水東過雲杜又云
夏水出江東至雲杜入沔今夏水入沔處淤塞無攷度
其勢當經天門地若是則今之縣治信雲杜也穀梁傳
水北曰陽雲杜在沔陽北故梁置沔陽郡治此晉書杜
預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胡三省引水經注揚水逕竟
陵縣北謂之揚口據此則夏水入沔處又當爲竟陵不
爲雲杜矣何與欽說異乎漢書劉元傳馬武王常拔竟
陵擊雲杜李贇註雲杜故城在復州沔陽縣西北竟陵
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贇唐太子所注沔陽長壽皆自

當時郢復二州附郭之縣而言其曰沔陽西北者正今
天門治益可見其爲古雲杜矣其曰長壽南者則無其
地水經書傳漢書皆云章山古之內方在竟陵東北而
荆門安陸漢川志俱有章山未知孰是史記正義竟陵
在長壽縣南一百五十里頗與贇同水經注巾水西逕
揚水謂之巾口水西有竟陵故地古郢國也今天門西
三十里有巾港港西亦有城城多荒圯蓋自梁已廢正
在長壽南百五十里頗與水經註正義合意梁置沔陽
郡遂省雲杜而徙竟陵於此爾然其相距太近不應漢
晉二縣竝置一方玉海以沔陽縣爲雲杜豈指今州治
耶

長沙舊謂長沙之名起於周又曰星沙以星名按遁甲記沙土之祇雲陽氏之墟路史曰沙爲長沙乃少昊氏生胙土於長沙故軫宿之中有長沙世紀亦曰其開國也於長沙湘川記秦分黔中以南長沙鄉爲長沙郡是長沙之名始於洪荒之世而以之爲鄉爲郡則在後世耳星以沙而得名非沙以星而得名也

南陽墟殷芸小說云諸葛武侯躬耕於南陽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郡也出困學紀聞

新市一統志在孝感縣後漢王常起兵卽此地又云新市城在京山縣南三十里漢光武起兵討王莽嘗聚於此後置縣曰南新市西魏因改富水按後漢書南新市

侯國屬江夏郡宋書荊州江夏郡亦有新市縣唐杜佑通典郢州富水縣注後漢新市縣故城在縣東北宋淳熙丙午富水縣令張實修縣志雖辨析新市而未嘗援及孝感故孝感新市之名不彰竊謂前漢地理志江夏郡無新市縣而王常起兵則在前漢之季是王常起兵之新市乃安陸縣鄉聚之名非縣名也在孝感之北境今新店是已其後光武起於春陵招致新市兵後漢地理志始有南新市侯國元和郡國志元豐九域志俱云後漢於安陸立新市是南新市縣置於後漢蓋在今京山之南境富水之新市故城是已豈可以後漢之南新市卽以爲前漢王常起兵之新市哉又晉書竟陵郡有

南新市鄺道元水經注新市縣在雲杜城屬竟陵郡今之應城京山天門皆晉時雲杜縣之域也又齊書郢州江夏郡新平左郡司州安陸郡皆有新市縣其郢州東洋荆郡又有西新市南新市東新市縣或者卽以東西市爲孝感蓋不知齊之郡縣多淆置耳烏足憑乎夫新市之名不一而孝感新市實與隨之平林爲近土人相傳爲王常起兵處故一統志存之

梅山亭章惇梅山亭二詩筆甚遒勁似不可以人廢言但首章稱熙寧天子之聖追神堯而陋漢武次章自序其績一則曰臣惇入奏陳地圖再則曰臣惇專持使令車小人面目和盤托出舊志列於藝文不知與濂溪諸

作何分別也按惇開梅山卽今安化縣五寨自宋熙寧至今無蠻獠患亦秦之長城也舊不特書以惇爲小人故耳立身一敗功不足錄可不戒哉

赤松石室羅泌路史予游炎陵過西陽之鄉值雲陽老期我乎山中觀赤松軒轅之壇寺後山之頂爲歲祈所赤松子者炎帝之諸侯也旣耄移老襄城家於石室故齊孔稚元館碑云赤松家於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今襄陽之境也而說者乃以爲東陽之石室山故東陽記北山去郡三十里有赤松廟赤松澗云昔徐公遇赤松於此而鄺氏水經亦謂赤松子遊金華山自燒而化故今山上有赤松壇載稽井也乃黃初平爾初平亦

赤松子也炎世赤松迹在襄陽不在於此按習鑿齒襄陽傳蔡陽界有赤松子亭下有神陂卽南都賦所謂松子神陂者也神仙傳云赤松子者服水玉神農時爲雨師教神農人火炎帝少女追言與之俱仙高辛之時復爲雨師而列仙傳有赤松子與者在黃帝時啖百草華不穀至堯時爲木工故傳謂帝佶師之又云堯師之而道家亦有黃帝問赤松子中戒等經此張良所以願從之遊非末世之數矣然今西蜀峨眉衡陽在在俱有赤松壇壘豈其所寓耶雲陽之迹邇於炎陵可得而詳也宋玉宅李君翁詩語卜居云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詩人皆以爲宋玉事豈卜居亦宋玉擬屈原作耶庾信哀

江南賦云誅茅宋玉之宅不知何據而言此君翁之陋也唐余古渚宮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道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故其賦曰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杜子美送李功曹歸荆南云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是也又在夔府咏懷古蹟云搖落深知宋玉悲江山故宅空文藻然子美移居夔州入宅詩云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蓋歸州亦有宋玉宅非止荆州也李義山亦云却將宋玉臨江宅異代仍教庾信居

吳芮宅容齋隨筆載漢高祖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吳芮爲長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吳劉濞而豫章亦在其中又趙佗先有南海後擊竝桂林象

郡則芮所有但長沙一郡耳按芮本爲秦番陽令故曰番君項羽已封爲衡山王都邾邾今之黃州也復侵其地故高祖徙之長沙而都臨湘一年薨則其去番也久矣今猶指郡正廳爲吳王殿謂芮爲王時所居及引牛僧孺元怪錄載唐元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止州宅誕育爲神人擊死後有仙官云是西漢番陽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皆非按豫章曾封吳王濞則吳王宅恐指濞爲王時所居吳以國言非以姓言矣饒州刺史宅芮曾爲番陽令則爲芮所居未可知也

黃陵湘妃羅泌路史云岳之黃陵癸北氏之墓也湘之二女虞帝子也歷世以爲堯女舜妃者繇秦博士之妄

對始癸北氏虞帝之第三妃而二女者癸北氏之出也一日宵明一日燭光見諸汲簡皇甫氏之世紀山海經言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者也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則又洞庭山之神爾而羅含度尙之徒遽斷以爲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而以黃陵爲二妃之墓鄭元張華酈道元輩且謂大舜南巡二妃從征溺死湘江神遊洞庭之山而出入乎瀟湘之浦爲是說者徒見堯典有二女之文卽以爲堯之女而舜之妃不復致考厥妄甚矣郭景純云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豈應降小水而爲夫人當爲天帝之女斯亦繆者夫使天帝之女尤不當降小水而爲夫人王逸韓愈從而辯之得其情矣且虞帝晚年

亦既退聽而禪禹矣南狩之舉總之伯禹而二妃者俱過期願孰有從狩之事哉按帝王世紀云虞帝二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封於商今女英之冢在商則此黃陵顯非二女之窆而湘祠決匪堯女之靈皆昔人之妄說可知矣山海經云舜之二女處河大澤光照百里夫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威靈之所暨也迄今湘神所保靈正百里所謂分風送客者乃正固一同之間然則湘祠爲虞帝之二女復何疑耶沈存中云陟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得俱存而且謂之二女乃復不知位既久禪匪復陟方之事耶黃伯思輩雖能以退之之辯爲非然猶以爲天帝之女與翁養源於湘江圖志述之斯亦惑矣紛紛失據以爲舜女蓋自今始

按孟子言舜卒於鳴條鳴條安邑之西也今舜陵在焉禮記雜漢儒之言舜葬蒼梧已屬附會何況二妃且無論堯二女卽舜之二女亦何緣從其母適洞庭之野哉昌黎黃陵廟碑朱子楚辭集註皆辯湘君湘夫人稱謂不同耳據舊事以釋前言亦未嘗斷其必然也楚辭多寓言必鑿以實之則求處妃見有娥留二姚不更妄乎沅湘之俗好祀而樂歌甚俚原乃棲玉笥山作九歌託以諷諫原因舊俗後人又因原如今俗祀大孤小孤爲大姑小姑等二妃之有無不足辯也

杜甫墓宋徐得記舊序謂甫死葬耒陽縣北二里或謂實死於岳陽二說互相詆訾始予官郴道耒陽謁甫祠其墓在祠後邑有墓墓有祠耒陽所私而重也奚怪焉類苑云甫終耒陽藁葬之元和中其孫嗣業始改葬鞏縣元微之爲志今攷微之作墓志但云子美旅殯岳陽及攷黃鶴作杜詩年譜云唐元宗幸蜀還詔求子美冢令乃積土江上曰死葬於此皆誤也元宗崩於寶應元年子美卒於大曆五年後元宗已十年豈有詔求之事再攷大曆四年子美有瘞天近潘岳之句耒陽之墳恐瘞子宗文者後世遂因牛酒之語從而附會之也又按元微之墓志云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柩之襄耐事於

偃師途次於荆楚銘云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平江縣志又云甫卒於潭岳之間旅殯岳陽長子宗文卒耒陽次子宗武貧病不克葬命其子嗣業啟甫柩耐事偃師則耒陽之殯實甫子宗文攷河南志偃師首陽有杜甫墓鞏縣接壤偃師而甫子曾殯耒陽類苑之譌有繇矣乃一統志云韓愈詩今春偶客耒陽路悽慘去尋江上墓豈微之但爲志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冢尙在耶竊謂愈豈亦譌傳於宗文之殯聶令之葬耶禹碑夏禹隨山導水功成刻石衡山輿地紀勝云在胸嶺峯又傳在衡山縣密雲峯宋嘉定初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以紙拓碑凡七十二字刻之夔門隨亡去後僉

事張季文自長沙得之云是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於岳麓書院者皆蝌蚪文字凡七十七字不可曉碑旁小書云古帝禹刻南岳密雲峯山頂之間水繞石壇之上何致子一以禹云國家幽得之衆夏之書刻之於此詳記在山下小書內三字剝落至明嘉靖初國子生沈鎰自謂能辨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水處與登鳥獸之門參身魚池而明發爾興以此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伸禋羸塞昏徙南暴昌言衣制食備萬國其寧鼠舞蒸奔且謂鎰得此刻請禱夜夢長人挈一古餅授鎰其色黃高尺許上方下圓腹外有回金環其口旁橫書某宮造

三字下有篆文如龍蛇草木形寤而忘首一字起誦碑文恍然有省因爲註釋持以獻湛甘泉甚異之楊慎釋曰承帝曰咨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安定華岳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塗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楊時喬釋曰承帝令龔翼爲援弼欽塗陸登鳥海端鄉邑仔麓流船暗歇進眠卽夙迄冬次岳麓屐陌裂黏析踞罔墮躔往求出竅華恒泰衡嵩隴事哀獻桴挺禋鬱濬徙南暴幅員節列界聯魑魅夔魍竄舞蒸彝郎瑛釋曰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水降興發鳥獸交行參身若流祁明癸酉興

以此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不辰往來平定華
岳泰衡宗疏事哀勞錫伸禋鬱塞昏徒南瀆衍亨衣制
食備萬國首寧竄舞永奔按諸家訓釋不同沈所釋本
楊慎異十五字郎瑛異十八字楊時喬所與同者二十
一字且以第三第四第五句爲三字一讀意義迥別乃
慎謂得於碧泉老人鑑語甘泉謂得之神人夢授時喬
所衍尤佶曲類竹書與穆天子傳中語未諧聖經時代
荒遠莫質所從孔氏所藏尙書魯其王出之壁中當時
且謂蝌蚪書廢已久無人能識何況後世惟志其遺蹟
闕其文義爲名山中不洩之秘可耳

杜預碑晉書杜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
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
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夫預但知陵谷有變遷而
不知石亦有磨滅此一說也然深谷爲陵則必實以土
然後爲陵谷旣爲陵則石亦埋沒豈復可見此又不達
物理

巫音呂覽楚之衰也作爲巫音注女曰巫楚辭九歌巫
以事神其女妓之始乎漢曰總章曰黃門倡然齊人歸
魯而孔子行秦穆遺戎而由余去又不始於楚矣
槃瓠後漢書南蠻傳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
暴而征伐不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
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犬其

毛五采名曰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
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
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皇下令
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
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
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今長沙武陵蠻是也注今
辰州瀘溪縣西有武山黃岡武陵記曰山高可萬仞山
半有槃瓠石室遙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
瓠象也羅泌路史論槃瓠之妄曰予稽夏后氏之書伯
益經云卞明生白犬是爲蠻人之祖卞明黃帝氏之曾
孫也白犬者乃其子之名蓋若後世之烏龜犬子豹奴

虎独云者非狗犬也雖然世之誕妄厥有形影其言之
不典亦實自於經也按經又言卞明生白犬白犬有二
自相牝牡郭氏以爲自相配合蓋若今之婆羅門半釋
迦者注烏有曰鵠鴉曰鴉離者一身之間自爲牝牡半
釋迦者其種有五有具男女二體者有半月爲女者皆
偏氣所孕應劭之說原衍於此是殆以白犬爲麗爾至
郭璞張華于寶范蔚宗李延壽梁載言樂史等各自著
書枝葉其說人以喜聽而事遂實矣杜君卿固疑其誕
謂黃金古以斤計至秦始皇曰鎰一也三代分土漢始分
人古安得萬家之封二也將軍周末之官三也吳姓宜
周始有四也佑之難亦當矣按元中記槃瓠浮之東南

海中是爲犬封氏蓋因本風俗通然亦不謂蠻人之祖
夫木石之象物厥類多矣偶然喚作木居士豈特一槃
瓠而已耶不然犬戎國之神哉經亦有云犬戎國有犬
戎神人面而獸身非蠻人之祖也

賽槃瓠衡人賽槃瓠病及讐怨重事祈許盤古賽之日
巫者以木爲鼓中小而兩頭大如今之杖鼓四尺者謂
之長鼓二尺者謂之短鼓巫有練帛長二三尺畫白盤
古而下三皇五帝三王及諸神是日以帛畫懸之竿鳴
鑼擊鼓吹角巫一人以長鼓遶身而舞兩人復以短鼓
相向而舞隨口歌唱無復本据讐怨重者夜至野地滅
燈燭謂之槃黑鼓每舞罷一會則滋口飲食極其村野

夫民之初生有盤古氏史稱盤古者言元氣渾渾然盤
圓也今以本爲鼓以遶身爲槃以滅燭爲黑鼓何所取
義哉

離騷篇九歌之數至山鬼已滿國殤禮魂似多二篇五
臣云九者陽數之極取簫韶九成之義涉於穿鑿姚寬
謂如七敝七發不論篇數但九章又何以恰符耶竊謂
山鬼與正神不同國殤禮魂乃人新死爲鬼者物以類
聚雖三篇實止一篇合前其得九也九章王逸謂放江
南作而何以一則稱造都爲南行稱朝臣爲南人又一
以思君爲西思耶按惜誦思美人抽思當是懷王時作
涉江以下方是項襄放江南作原初被讒不復在左徒

之位未嘗不在朝也故有使齊諫張儀二事再諫被遷於外等召回又有諫入武關一事如惜誦乃見疏懷王後又進言得罪然亦未放次則思美人抽思乃進言得罪後懷王置之漢北故其視造都與朝臣俱在南也若江南之楚則謂東遷此哀郢篇所以云西思也漢志原賦二十五篇漁父以上既滿其數招魂大招兩篇未有著落遂一歸宋玉一歸景差李善又以大招篇名改招魂爲小招試問皆原之徒何以見差之招當爲大玉之招當爲小乎且九歌十一篇淮南劉向皆定以九漢志因之而韓昌黎云屈原離騷二十五篇與原賦二十五篇之漢志合若不收二招僅二十三篇耳當以此足其數可也又王逸以大招或言景差招原爲疑知爲原作乃謂作於放流九年自招其魂宋晁補之決其爲原作又不知其招何人蓋原自放流念念不忘懷王斷無客死歸葬寂無一言之理謂之爲大尊君之詞所以別於自招也舊認定景差招原不得不硬添楚王舉用等語遂致文義難通矣

按朱子楚辭集註云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古者人死以其衣招之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又曰大招不知何人所作或曰屈原或曰景差自王逸時已不能明矣其謂原作者則曰詞義高古非原莫及其謂不然者則曰漢志定著原賦二十五篇今自

騷經以至漁父已充其目矣其謂景差則絕無左驗是以讀書者往往疑之然以宋玉大小言賦考之則凡差語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閒退不爲詞人墨客浮夸艷逸之態然後乃知此篇決爲差作無疑也雖其所言有未免於神怪之感逸欲之娛者然視小招則已遠矣其於天道之屈伸動靜蓋若粗識其端倪於國體時政又頗知其所先後要爲近於儒者窮理經世之學予於是竊有感焉因表而出之以俟後之君子紛紛之說要當以此爲正

戒楚二事楚北巡撫黔南王士俊云楚中故事有文人所宜重戒者二焉一曰褻天一曰侮聖宋玉高唐賦所謂巫山神女曰朝爲雲暮爲雨此指神女之所司耳非指楚王行幸事也而後世以枕席當之何其敢於褻天與屈原九歌中所謂湘君湘夫人不知何指而秦始皇博士以爲堯之二女舜二妃焉後人以屈詞哀艷遂加漫語其尤甚者酉陽雜俎所載李羣玉先之以詩繼之以夢何其敢於侮聖與夫雲雨興於地降於天雖三尺童子皆知司令最尊也堯女舜妃爲聖嗣爲聖后雖狂愚之夫皆知靈爽不磨也君子對青天而常懼敬鬼神而遠之赫赫明明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人不畏天地鬼神獨不畏雷霆鈇鉞乎奈何褻天侮聖之大戾偏出於學士大夫之筆而莫之省也其亦悖矣且宋玉諷其君

之荒淫而託爲謬悠不稽之論屈原冀其君之復用而發爲美人香草之詞蓋有大不得已焉者所謂寓言什九非莊論亦非篤論也後人執其說而泥之是陷古人深也執其說而泥之而遂入於褻天侮聖是自陷益深也何弗思而蹈此古人作書遇天地等字則肅容遇聖賢名字則起立至於下愚則侮且褻焉何賢不肖相去一不至是乎余撫楚時適有監修通志之役因仰體

朝廷敬

天崇

聖之至意著爲斯戒昭示後學俾有所警惕焉

湖廣通志卷之一百十八

湖廣通志卷之一百十九

雜紀二

月巖王會圖說在周子故里西八里許有山巍聳中爲崖洞東西兩門可通往來望之如城闕當洞之中而虛其頂自東望之如月上弦自西望之如月下弦就中望之則又如月之望隨行進退盈虧異狀故呼爲月巖學者竒之以爲太極呈象若河之圖洛之書會謂周子之道未必因月巖而得但此山不生於他而生於周子故里則謂之太極洞也亦宜因刻其崖曰太極洞洞高可四五十丈寬可容數千人中有濂溪書堂盛夏無暑隆冬不寒竒石峭壁如走猫相逐如伏犀俯顧如龜蹯跚

如鳳翱翔如龍蛇蜿蜒如石液凝注望之如滴西壁有
竇石笋矗立如入定僧在龕又有一竇深闇不可入飛
鳥之音行人之聲經其中如奏笙簧誠天造奇觀也
峴山張蓋三水小牘安定郡有峴陽峯峯上有池若雨
則雲起其中若車蓋然故里諺曰峴山張蓋雨滂沱
冒嶺武昌縣境嶺麓有冒姓者夫婦俱爲善一夜忽夢
神人告以其鄉將陷令急徙居覺而異之旦卽偕夫婦
去其鄉至冒嶺遇老人卽所夢者指以地遂家焉其鄉
果陷 武昌縣志

呂公洞張舜民南遷錄江夏呂公洞前有軍巡夜逢三
人衣冠甚古遺黃金數片攜歸光彩煥發官覺收之則
皆化爲石命藏之軍資庫

風井盛弘之荊州記宜都佷山縣山有風穴口大數尺
名曰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風出入之時吹拂左右
常淨暑月經之凜然有衣裘想袁山松云夏則風出冬
則風入春分則靜余往觀之其時四月中去穴數丈須
臾寒慄言至六月中尤不可當往人有冬過者置笠穴
中風吸之經日還步陽溪得其笠則知潛通矣

大江丹鉛錄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羌萬山來至嘉州
而涑水自巂州合大渡河穿邊界十山以會之至敘州
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
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

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番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與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路計天下之水會於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

按江源不一一出番南大積石山與黃河分脊經西番過雪山關由會川至金沙此最遠源也一出雲南之滇池由東川會金沙一瀘水起犍道過都司趨會川一洙水起邛部會馬湖合烏思烏蒙滇池等水同金沙趨敘府會蜀江一澂水起納潯會青衣一青衣水起白狗會澂水趨嘉定入蜀江一蜀江起松潘大分水嶺歷成都至嘉定會澂水至敘府與馬湖金沙等大會至瀘州會沱水至重慶會巴水至鄧都會播水至夔州入峽至夷陵出峽始成大江禹貢所稱止松潘一源也

漢水丹雘錄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

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
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導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
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蕪代所謂漢中之甲
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
西和州徼外徑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徑大
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於江

按書嶓冢導漾在梁州金牛縣地理志在利路大安
軍今漢中寧羗嶓冢東漢水源鞏昌秦州嶓冢西漢
水源其源皆起內地距塞甚遠非若江河穿塞而入
也

洞庭湖五代史唐莊宗滅梁馬殷遣子希範修貢京師

莊宗問洞庭湖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爾
人灘水經江水逕狼尾灘而歷人灘袁山松曰二灘相
去二里人灘水至激峭南岸有青石夏沒冬出欽峯數
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鬚髮皆具
新生洲風土記丁晉公南遷還岳陽見江西新生洲云
此洲後當有真人臨此皇祐二年英宗以團練使鎮岳
州及登寶位果符其說

釣洲述異記洞庭湖中有釣洲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遇
風止釣於洲上刻石記焉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魚陂邊
有范蠡石牀石硯鉗鱗范蠡宅在湖中多桑紵英果有
海杏大如拳若年楸

桃花源宋景壁劇談錄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
觀卽是其處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
雜禽啣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每有貴客來鳥輒
先號鳴庭間人率以爲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
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卽劉驥之子驥其字也南陽人
好遊山澤志存遐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一澗
水水南有二石圜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
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圜中皆仙靈方藥諸雜
物驥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大類桃源事
峽山泉峽山口有泉方廣五六尺深半之其水清冽每
當除夕亥子之交泉忽涸及元旦子初沸湧如常

荆州

志

菊潭十道記荆州菊潭其源旁芳菊被涯滋液極甘馨
谷中有三十餘家不復穿井仰飲此水上壽二三百中
壽百餘其七八十者猶以爲天

鐵井在鐵佛寺明正統間泉忽湧得汲器有鐵樹宮字

相傳井通南昌

江夏志

鬼田鄖陽府竹山縣有地二頃不生樹木惟有茅茨每
歲清明日祭而燎之預卜歲之豐歉草盡卽豐

舊志

長圻嶠黃岡縣西五里土名長圻嶠有老圃蓄一瓜最
巨將獻豪門偶丐者挾籬入竊食之老圃持鋤擊丐死
卽瘞其地明年產瓜延蔓內一瓜大如斗會令購瓜衆

謂某瓜特大獻而剖之漿皆赤血令大驚曰其種必異
掘見根出死人口中訊具巧者死狀老圃遂伏法 黃岡志

石塔信豐有石塔高九層而無影影見則災 舊志

韶石 酉陽雜俎 荆州利水間有二石若關名曰韶石晉
永和中有飛仙衣冠如雪各憩一石旬日而去

峽石有士子於漢江峽石阻風吟詩曰上得上峽口秋
來風雨多久未之續空中忽云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

歌建隆初有人泊舟巴峽夜聞人詠曰秋徑填黃葉懸
崖露草根猿聲一叫斷客淚數重痕通宵凡吟百篇 荆

州志

卧石 酉陽雜俎 荆州永豐縣東鄉里有卧石長九尺六
寸其形如人體青黃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便齊手而
舉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

石人茶陵雲陽山紫微峯瀑布泉畔有石人長六尺四
肢柔潤宛類天成髮長七尺如今之石髮也道士張元
同嘗叩之曰汝何人也石人云秦時王工也昔因小過
得罪遂逃此化為石 舊志

女化石 王韶始興記 桂陽貞女峽相傳秦世有數女取
螺於此遇風雨一女化為石形高七尺狀如女子
望夫石 世說 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者傳云
晉有貞婦其夫從役攜弱子餞送此山立望化而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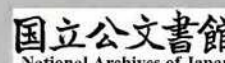
石匣文獻通考荆南高從誨鑿池於山亭下得石匣長尺餘扁鑄甚固從誨神之屏左右焚香啟匣中得石有文云此去遇龍即歇及建隆中從誨孫繼冲入朝改鎮徐州龍隆音相近

烏山石函酉陽雜俎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於函旁復掘三丈遇盤石下有小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上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鳥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

飛來石船衡岳各峯七十有二祝融稱首近祝融之前為芙蓉峯其巔有巨石廣丈餘袤三倍之以崎石抵兩腋若挾脅而行下虛一竇可通往來名曰飛來船願

庚寅七月南陽彭而述遊此題曰此物飛來會當飛去歛然風雨不知所處次年辛卯三月十二日晡時風雨大作雷霆怒號夜半小沙彌見緋衣人無數次早飛來船頓去莫知所之道人胡碧陽拾得雷楔一枚長四寸濶一寸六分似鐵非鐵似石非石其上腦亦毀去少許事載南岳紀異詩文表彰者甚衆

息石隨州醫士蔡士寧常寶一息石其色紫光如丹破有纏細之紋重於金錫其上有兩三竅以細篋剔之出赤屑心狂熱者服少許即定其斤兩歲息故曰息石舊志



古冢礮石異苑王粲在荊州從劉表登鄣山見一岡不生草木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礮石死而石氣蒸於外故卉木焦滅礮看果墓礮石滿塋仲宣博聞強記皆此類也

石鼈雲仙湘潭記高郵夜課於豐亭忽見一鼈在案上視之石也鄧異其事取千題散置楮中祝令銜之石鼈舉頭得沙洲獨鳥賦其年鄧果以是題首選

江陵貢院宋嘉熙元年命荆湖制置司於江陵別立貢院取荆門軍復郡士別差官混試用十二郡元額混取以優之荊州志

白雪樓鄂州白雪樓素多題詠一日郡守停燕集是樓

方命坐客賦詩時劉太傅賓以恙羈置是郡不得預會遂使人持詩以獻才致蕭散盡江山之勝一座爲之閣筆詩曰江上樓高十二梯粉粉登遍與雲齊人從別浦經年去天向平蕪儘眼低寒色不堪長黯黯秋光無奈更淒淒欄干曲盡愁無盡水正東流日正西舊志

山寒亭荆門軍玉泉山寒亭過客多題詠獨有一篇云朔風凜凜雪漫漫未是寒亭分外寒六月火雲天不雨請君來此凭欄干舊志

舜陵古杉舜陵有古杉十五左十一連理而三者一連理而二者二各植者四右四連理而二者一各植者二圍可八尺稍次亦六七尺高可三百尺勢俱參天先是

凡十六寧遠以修孔廟伐其一伐之日風雷震動聲聞
數十里工師奔仆欲絕

永州志

赤塘冬青樹岳武穆董師過茶陵之赤塘向有冬青樹
大數尺橫生梗道過者難之武穆師至之夕忽自植立
舊志

荔枝樹三楚文獻錄黃岡進士奚世亮爲延平守值倭
寇陷城力戰而死遺骸於旗亭其後子孫屢有舉於鄉
者聞遺事倭入闕見荔枝樹則折以爲薪次旗亭有一
紅衣女子抱樹而哭甚哀日但殺我無伐吾樹倭憐而
去樹遂存倭亦隨解至今呼旗亭荔枝爲紅娘云核如
丁香小肉甚甘美說者以亮死賊之氣所留也

楓人南方草木狀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癰瘻一
夕遇暴雷驟雨其樹贅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
之作術有通神之驗取之不以法則能化去

風子王神寧遠風子王神其生或附於木或托藤菜如
疣贅突出面貌類人然產處必有蜂蛇環衛人不敢近
狎以污穢塗之則雷雨暴作必淨洗而後止祈求者須
巫作法斷截以歸始以調藥繼以敲朴終以槌斧而後
應不知其何祥

永州志

斑竹述異記湘水去岸三十許里有相思宮望帝臺舜
南巡不返歿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
不及相思慟哭淚下沾竹文悉爲之斑斑然

孤竹荆州圖襄陽勇山下有孤竹三年而生一筍筍成
代謝常如一

合歡橘太平廣記開元末江陵進乳甘橘上種蓬萊宮
至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頒賜大臣外
有一合歡實上與妃持玩曰此果似知人意賜與卿所
以合歡

青草槐酉陽雜俎龍陽縣禪牛山有青草槐叢生高尺
餘花若金燈仲夏發花一本云迄千秋

萍實說苑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至舟中昭王
怪之使使問孔子子曰此名萍實吉祥也惟霸者能獲
之孔子歸弟子問焉子曰異時兒童之謠曰楚王渡江

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割而食之甜如蜜此楚之應也

捲旗花湖賊楊么爲岳飛所破兵皆散捲旗插野後遍

地生花如捲旗之狀因名

岳州志

樹頭花宋胥偃應舉時夢徐將軍斬下頭項作詩云昔
作樹頭花今爲冢中骨以爲不祥明年徐真榜第一人

及第

舊志

御賜牡丹洪武間耒陽鄭漢以儒士任本縣訓導永樂
四年復召起以老病辭許致仕賜並頭牡丹一本如是
歲花盛則邑中科目多

衡州志

石榴鄆石城山腰有石榴一株常歲不實每於秋闈之
年結一實必發一人多寡不爽其數邑士每占之以爲

鄉試驗 鍾祥志

桃痕黃鵠磯石上有桃痕俗傳呂仙假賣桃以驗衆售桃者弟云歸遺穉子無及父母者呂感忿擲桃於石而去其痕存 江夏志

仙桃西陽雜俎桃出郴州蕪觥仙壇有人至心祈之輒落壇上或至五六顆形似石塊赤黃色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飲之愈衆疾尤治邪氣

桃核扇西陽雜俎水部員外郎杜涉常見江淮市人以桃核扇量米正容一升言於九疑山溪中得

蒼雲春秋文耀鉤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中有荷斧之人向軫而蹲太史唐勒以葭灰遺於地乃更滅拂之

其蒼雲爲之半滅又遺灰乃盡去之故曰唐史之氣上滅蒼雲

天樂仙傳明皇時道士申泰芝遇異人告以九疑山舊有天樂一部歲久化爲五野豬郡人捕之又化爲五古噐泰芝在求果得之扣之音律相和遂進於朝

呂仙笛元鄭瑩呂仙亭記橘齋史右丞夙病瘡初至館樓上夢仙拭面而瘡脫既覺往謁呂仙亭物色如所見平章忽刺繡夫人禿滿倫氏患頭風日夜望仙禱祈已而聞笛聲皆曰仙笛也公曰仙有靈當再聞及夜笛聲起墻外自是夫人起居如初

柳旛永樂中祁陽鄉張志高妻申氏夫亡守志朝夕誦

老子經不食有足物唯啖魚蔬而已巳酉清明日忽雷電震燦雲霧晝晦俄神堂中紅光照耀少開霽見龕前懸一蒂三縷白物長三尺博一寸光澤溫潤如水桐肉有道士見之曰此天上柳旛也天將以旌善人懸之垂四十餘年如新撓之不屈

永州志

軟幃松憲雜記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軟幃圖一婦人甚麗顏曰如可令生願納爲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名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卽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婦果下幃言笑飲食如常踰年生一子其友曰此妖也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真真泣曰妾南岳仙也爲人畫形君又見呼旣不奪君願今忽疑妾不可更任攜其子卽上軟幃嘔出前所飲百家酒踏其幃唯添一子

岳州圖夷堅續志周必大在京師茶店具紙畫岳州圖譙樓上十二時牌亦時時自換此神仙之筆也

壓水符董仲永之子嘗遊安鄉縣以縣苦水患書符於石上立於東南隅云可壓水已而果符其言有不信者掘地窮其趾愈掘愈深趾不可見水患復興

岳州志

夬字宋熙寧中柳應辰判永州維舟浯溪夜有水怪登舟應辰書一夬字於其手詰旦字見崖端因紀詩云浯溪石怪大江邊心記閉將此處鑄向後有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已而石震復書夬字於石以鎮之其怪

遂滅 永州志

木石押字柳應辰知道州軍事夜坐讀書有物引手入
窻柳援筆押字於其手而去明日見於州治後古槐上
遂伐之虞廟前江邊多巨石其下潭水甚深崖穴中有
水怪人多溺死者柳因謁廟識之作大書押字於石上
字高三尺廣二尺信宿風雨冥晦雷電大作霹靂中巨
石兩折逾數日有鼉鼉浮出妖患遂止州人鑄應辰押
字以記今名雷劈石 永州志

荆劍淮南子荆有佞非者得寶劍於干隊渡江中流兩
蛟夾繞其船佞非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說也不
可劫而奪也此江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奚有焉赴
江刺蛟遂斷其頭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
夫善除腐肉朽骨棄劍者佞非之謂乎

飛精龍城錄長安任中宣家素蓄寶鏡謂之飛精識者
謂是三代物後有八字僅可曉然近籀篆云水銀陰精
百鍊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中宣南渡
洞庭風濤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詣中宣言
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矣中宣因問姓
氏但笑而不答持鏡而去夢回亟視篋中已失所在
魚腹鏡江行雜錄元相國鎮江夏嘗秋登黃鶴樓望沅
江之潛有光若殘星焉使人往覘之掉小舟直至光所
詢漁者云適獲一鯉攜歸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

大一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既磨瑩遂常有光輝公寶之納巾箱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

古鏡仇池筆記元豐中東坡自齊安過古黃州獲一鏡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自白陽取鑄為鏡清明而光左龍右虎輔之兩傍其字如菽大篆欵甚精妙白陽疑白水之陽其銅黑色如漆照人微小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雙鯽郴州支邑村民圃地昔之仕宦故宅基其畔有池水泓澄常見雙鯽比翼而嬉經數歲無他鱗民投網取之不可得後澤竭於泥內獲一銅盆中鑄兩魚形與向見者不異注水撥刺如前 舊志

塔珠寧遠白土塔頂有大珠包以白金冠其上屠者嘗焉既施不為屠已而復屠一夕雷震白金化為鐵墜諸地 永州志

道州鼎道州西開元觀前江濱甚深寇準謫此嘗升郡譙望水際騰騰有光使人沒水求之云有鼎兩耳可通人百方取之不能舉 永州志

鐘妖宋熙寧中黃岡新洲化樂寺鑄鐘大五圍高丈許正統間忽從江上飛來城中四大僧迎請不至鐵佛僧永善披衣望拜鐘忽抵岸一擊七宵且聲不歇當事者以聞命改鑄神器封大將軍鎮九關景泰乙亥空中鐘鳴又數宵且鑄鐘代之聲乃止今在寺塵土中 舊志

永慶銅鼓岳陽風土記靈妃廟有銅鼓元豐中永慶莊耕者得之圓口方耳下有方跌皆古篆雲雷文色正青綠形制精巧非近世所能爲取置於寺太守李觀用者舊之說以爲陸賈使南越嘗以銅鼓獻廟歲久失之意卽此也時又獲銅鐸一枚輦致禮部今藏祕書省流棺晉書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元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至是果臨荊州秭歸杖宋隨州大洪山李遙嘗殺人亡命踰年至秭歸市一杖秭歸有被殺者水賊甚急其子見遙杖口父物

也執之官榜掠備至杖遙實購之者卒莫自明械送於隨大洪殺人事竟洩伏誅

荊州志

諸葛枕客座新聞武岡幕官名武孟者太倉人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間其中鳴鼓起插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旣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武孟怪而碎之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爲諸葛武侯雞鳴枕也

葦柄尉繚子昔楚將軍子正與齊戰未合夜葦星出柄在齊所在勝不可擊子正曰葦何知以葦鬪者固倒而勝焉明與齊人戰大破之

敗屨文獻通考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屨自聚

於道干寶以爲敗僞聚於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爲亂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倡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

龍隄東安唐遜未第時家貧自拾汲薪水以養母嘗假館城中一日負米歸見江中有物宛如大隄雲橫近視之鱗甲燦然歸語母母曰此必龍也見見之其當第乎果於秋闈獲雋時洪武丙子科也

永州志

龍鬪陶弼祁陽人遊吳中舟行忽雙鯉戲溪上竚觀之旁一父老曰此龍也行且鬪君宜亟去去百步許雷大

震岸岬木拔溺二十餘艘弼舟獨完

永州志

龍窩郢之河西三尖山澗壑險僻或曰鬼谷子別洞也

萬曆中有江右孫翁龍溪來居之其子六人皆以龍名人莫測其際一日人見一老翁自稱上林老李冰姿鶴筆手執鐵如意揮少年四人童子四人徑往孫處是夜雷雨大作平原水湧八尺向之所謂孫宅僅見龍窟十四自是分降甘霖故相傳爲龍窩港云

鍾祥志

白龍叟澧州龍潭寺唐睦州黃明遠居此善誦度人經每晚有一叟來聽及問姓名輒不見一日叟跪告曰吾橫山滂水洞白龍也有過見責上帝藉托宅西小池一年矣旦夕荷君經功今得解脫復歸故洞明年當大旱有符篆一道以酬君德依此祈禱當得感應次年果旱明遠設壇祝禱持符篆往洞取水遂得大雨是夕夢叟

謂曰今歲天早上帝勅閉江河溪洞吾昨於官陂堰取
水以應君求毋再瀆也明旦視堰果涸小池尚存水極
清冷夏月生金蓮花可供玩賞 岳州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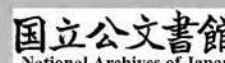
小龍鐵圍山叢談崇寧中發運使上計小龍出淮水大
漕焚香祝之願與王諧上計入覲天子龍即舉身入香
匱中遂攜至都輦先以示魯公得奏聞天子異之取大
琉璃合貯龍為親加封識焉降付都門外小龍祠中已
復變化去大觀末魯公謫東南舟行始抵汴口小龍出
迂政和壬辰魯公在錢塘若鳳山之下私第小龍忽出
佛堂中及魯公貶嶺外琴條從行至江陵憩渚宮之沙
頭龍復出見魯公為之涕下感念龍神乃不忘恩舊若

此

龍駒元至正末施州人黃氏牧一牝馬忽雲霧晦冥溪
中有物蜿蜒而出與馬交後得一駒異常馬時明玉珍
據蜀黃氏謀以獻至溪西數里雷電大作馬乃騰去踏
處皆陷如溪 荊州志

馬化龍正德間廣濟藍瓏家產駒似龍起騰遠道惟一
老僕御之尋聞於朝令老僕御馬赴京師至黃河化為
龍而去並老僕俱失所在 廣濟志

象報唐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卧其足下有
槎人為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椽土得象牙
數十以報 岳州志



郢州虎苑景定間郢州村民一姊一弟偕樵常日姊
樵歸爨弟樵鬻薪養母一日負薪歸虎逐弟登木爪其
裙姊拏虎尾呼曰虎食我無食弟死母誰養虎回視
置之而去

羆人化虎搜神記漢江之域羆人能化爲虎長沙居民
作檻捕虎檻發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
冠坐檻中民間君何以入此亭長怒曰昨被縣召夜避
雨誤入急出我民曰君見召當有文書卽出懷中召文
於是出之尊視之化爲虎而走或云羆虎化爲人好著
紫葛衣其足無踵虎有五指者皆是羆

保正續宋房州房陵民李政爲保正頑猾健訟侵奪人

產官司莫能治淳熙中暴亡其家水特當日產一犢
下黑白毛想問成保正李政四字了了可識每見妻子
輒淚下甫半年爲虎所噬骨肉皆盡惟四字連皮獨存
舊志

青鹿異聞錄呂誨爲御史直言正色傾動朝野以言事
出知蘄州與安州士朱明復雅相善神宗立復知諫院
劾王安石罷知德安府一日燕坐見一碧衣云上帝南
遊炎洲命子隨行糾正羣仙炎洲苦熱賜公清凉丹一
粒吞之若冰雪下咽等卒又數年明復舉進士及第自
湖北渡湘江道見吏卒數百人前導次見誨跨玉角青
鹿左右皆青衣童子明復前謁拜問曰公何之公其已

仙乎誨笑曰吾侍上帝南遊不得叙表曲口占一篇為別

義鹿萬曆間荆門學中畜二鹿牡者病牝者相依喘息不食及牡斃悲鳴而絕夫鹿稱聚麀其義若此

安陸府志

馴狐永州澹巖有馴狐凡貴客至則先鳴籟浩將至而狐鳴寺僧出迎浩怪之僧以狐鳴為言浩詩云步入山來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底事先知得隔夜飛

鳴報老禪

永州志

黃蒼南史張彪傳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為梁將拒陳文帝於會稽彪敗走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嘗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陳文帝遣章昭達領

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齧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劫殺彪黃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彪既殯黃蒼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

犬嚙宋寧遠縣民畜一犬甚恩一日主人跣足坐垂堂犬忽嚙其履置諸門主人訝而逐之復嚙而前再逐再前既里許乃止及回顧則其家已陷矣

永州志

狡兔鐵腸異苑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為劍
鴈媒明時應山有字鴈媒者宵寘沙渚羣鴈聞其聲而至則掩取之三年矣一日日中足鴈哀鳴而下與媒交

糾其項併死之字者遂不復弋舊通志

附書燕開元天寶遺事長安女紹蘭適巨商任宗為賈
湘中數年不歸蘭睹梁燕而語之曰我聞燕自海東來
往必徑由於湘中欲憑爾附書於壻言訖淚下燕頤頰
若有所諾復問曰爾若允當泊我懷燕遂棲膝上蘭以
詩繫足云一自去重湖臨牕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
薄情夫宗時在荊州忽燕泊於肩解足書視之感泣遂
歸

姑獲鳥元中記姑獲鳥夜飛晝隱如鬼神衣羽為飛鳥
脫毛為婦人名為天帝少女一名夜行遊女一名鈞生
一名隱飛鳥無子喜取人子養之以為子人養小兒不
可露其衣此鳥度即此兒死荊州為多

龍興寺鳥羽酉陽雜俎陵州龍興寺僧惠恪不拘戒律
力舉石曰好客往來多依之當夜會寺僧十餘設煎餅
二更有巨手被毛如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餅眾僧驚散
惟惠恪撥煎餅數枚置其掌中魅因合拳僧遂極力急
挽之魅哀祈聲甚切惠恪呼家人斫之及斷乃鳥一羽
也明日隨其血蹤出寺西南入溪至一巖罅而滅惠恪
率人發掘乃一坑礫石
應聲蟲永州通判廳軍員毛景得奇疾每語輒有物作
聲相應有道人令學誦本草藥名至藍而默遂取藍搯
汁飲之少頃嘔出肉塊人形悉具零陵志

元凱蛇精晉書杜預在荊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聲竊視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

黃鱗魚柳宗元為永州司馬至荊州驛舍夢黃衣婦人曰某之命敗縷之懸風危危將斷且將飄矣君能活之

戴恩何可喻也明且以語荆帥召吏訊之曰前一日漁夫網得一魚巨而黃鱗為膳今已斷其首遂命投江中

是夕夢前婦人來而亡其首荊州志

皂衣姥李景初自蜀浮江而下至荊湖間家人市一巨鱉而景初未知也夜夢皂衣姥告乞命怪問家人家人

曰此必所買鱉也即遣放之已復夢姥來謝舊志

巨蚌岳陽風土記洞庭湖中舊有巨蚌其大如半席深

夜側立一殼乘風往來烟波間中吐巨珠與月相射漁者百計取之終不可得

龜報咸通中岳州有村人涸池取魚獲龜尤倍悉剝其肉載龜版至江陵賣之厚得金帛遽歸忽徧身患瘡痛

楚須得大盆貯水舉身投水中乃漸變作龜形逾年肉

腐而死岳州志

蟒妖陶侃守長沙德潤門外白鶴觀樓與江外山麓對起山洞有蟒妖夜能吐舌為橋奮鬣為仗豎角為門熠

目為炬其聲能為八音每歲七月望夜飛瞰樓上羽流以為天仙接引以一人齋沐俟昇其徒相率拜送侃至

期觀之引弓射中其炬即滅灑血如雨且跡之巨蟒斃

洞中剖其腹皆羽寇人骨 岳麓志

荷妖宋君佐者廣西人嘉靖間署學當陽云沙洋市人
偶見一舟載人遠來可二三十登岸則舟乃大荷葉也
人方駭之而舟人至一大家求食與錢不應即毀瓦盡
漫與之敵則自殘其體其人終不能傷月餘不知所在
安陸府志

妖植吳葛祚為衡陽太守境內有大植橫水為妖百姓
為立廟行旅禱祀植乃沉沒否則觸舟壞之祚命具斤
斧即日當往伐其夜聞江中洶洶有聲詰旦視之植移
去 衡州志

錢化土 異苑 晉太元中桂陽臨武徐孫江行見岸有錢

溢出卽輦著船中須臾悉化成土

金字牌陳英公執中初以右正言謫監永州酒稅一日
屋楹間見金字牌書僕射廳三字後果至台輔 零陵志

禁報 怪異錄 胡旦為兵部郎中知制誥將獲罪前一日
禁中忽報云召對賜鞍馬偵者悉白有值邸吏傳報四
方既而詰之虛也並不知所得之自後數日貶安州行
軍司馬

負米 南史 甄法崇傳 宋永初中法崇為江陵令在任嚴
整縣境肅然於時南平繆士通為江安令率官至其年
末法崇在聽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
定云卿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弊不自

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受為辭因遜謝下席而法崇為問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而歎美之

通腸米南楚新聞荆南孫儒之亂斗米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纔得一合一撮謂之通腸米言饑人不可食他物惟煎米飲之可以稍通腸胃

君山酒岳陽風土記度穆之湘州記云君山上有美酒數斗得飲之即不死為神仙漢武帝聞之齋居七日遣樂巴將童男女數十人來求之果得酒進御未飲東方朔在旁竊飲之帝大怒將殺之朔曰使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女用酒為帝笑而釋之寺僧云春時往往聞酒香尋之天知其處

千里酒梁書任昉謂劉杳曰酒有千里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

競渡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所並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鳧又曰水車又曰水馬州將及土人悉臨水觀之隋唐嘉話俗五月五日為競渡戲自襄州以南所尚相傳云屈原初沉江之時其鄉人乘舟求之意急而爭前後因為此戲賽屈原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綵

絲纒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並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

剗股趙德恭秦王廷美子雍熙間爲衡州防禦使被疾其子承慶剗股食之愈舊志

詐廬墓明時瀏陽庠生陳大用與友周金者相濟爲惡大用素不孝乃詐爲廬墓挾所司以聞自立棹楔表之將豎扁周金疫死柩過其門輿折不行大用恚曰吾不免矣越三日暴死舊志

楚王冢蕭子顯齊書襄陽有盜發古冢傳云是楚王冢獲玉屐玉屏風又得古書青絲簡編

吳芮冢世語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磚臨湘爲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否答曰卽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發冢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

雙墓江陵沙市薄暮火發民有郝經者方自外來見火已及舍奔入救母母年八十驚悸不及出遂同死於火又民關福方醉卧火及妻李氏舍其幼子女負福炎焰中相持莫能動并其子女死焉里人並聞於官知縣徐洋以禮葬於義冢雙表其墓荊州志

女觀山墳輿地志山在夷陵縣北昔有思婦夫官於蜀

屢愆歸期登此山絕望憂感而死山木鞠爲童枯鄉人
哀之因名山爲女觀焉今孤墳尚存山頂

舜廟異苑衡陽山九疑山皆有舜廟每太守修理祀祭
潔敬則聞絃歌之聲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
縣祠下得笙白玉琯舜時西王母獻

君山廟建昌進士黃鉞言其祖履中無子禱於君山廟
夢人以彩籠盛五色鳳三別以筠籠盛一鳥併授之後
正室生三子皆擢第妾生一子無所能 岳州志

大姥廟水經注武昌記云樊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常獵
於山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姥曰
何不豎豹尾忽然不見應劭漢官儀曰天子鹵簿中後

屬車施豹尾於道路豹尾之內爲省中權事應在此故
爲立廟

富池廟吳將軍甘寧祠也建炎間巨寇馬進自蘄黃渡
江至廟求杯珓欲攻興國神不許至於再三進怒曰不
問何玦必屠城乃自取擲墜地不見玦附著門頰上去
地數尺進驚懼不敢屠城 舊志

長孫無忌廟常建除武昌軍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導
從曰公鍾鄂渚僕所居頽敝非公不葺及至謁長孫無
忌廟其像宛夢中見者命新之 舊志

武穆廟羅元知鄂州以父汝楫附秦檜成岳武穆獄故
不敢入武穆廟久之自念吾故無愧姑往祠之是夕遂

卒舊志

木居士廟宋鄭景璧劇談錄衡州耒陽縣鼇口寺有唐韓退之所作木居士詩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固已尸祝之矣元豐初邑中旱久不雨縣令力禱不驗怒伐而焚之蕪子瞻在黃州聞而喜曰木居士之誅固已晚矣後邑人復以木倣其像再刻之歲仍以祀張芸叟謫郴州過見之以詩題於壁曰波穿水透本無竒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為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自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有孫枝相傳以為口實

方廣寺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

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若民舍宇物物可數

舊志

南岳廟神

南岳志神蓋唐勇士張怵也有盜夜剽神腹

方舉及神轉首怒目顧盜盜怖死吳致堯令邑日神語以從廟吳從之畚土得銅戟三事按怵孝感人怵曾副南霽雲請師於賀蘭進明留而饗之霽雲斷一指示不留怵亦斷一指及死節數日怵見夢家人曰吾得請於帝為南岳司錄行人間賞罰未幾進明暴死若震邑志云

雷神成化中寧遠縣婦將媿妊忽一物投產室牀下高尺有五色藍鷹嘴龍爪而膊後有兩翅時雨甚急家人趨而問之巫巫曰雷也適下擊惡物見穢不能起或教

以新傘盛之疊數桌為高臺置雷物於上日數次清穢
越三日乃去 永州志

竈神彭介湘陰人為柳州刺史中夜庖厨有燈火潛窺
之則烏衣朱冠者起揖曰某即竈神時所譴責者饑餓
無主之鬼竊食耳公能春秋臨水祭之無王者之骨擇
土掩之為德不細公之見吾當有微恙急服牛黃以生
犀致鼻中即無患介如其言乃祭餓鬼於水濱葬遺骨
於高原介既歿樞歸長沙空中聞泣聲 舊志

五祖老僧趙令衿宣和初赴南康司錄過蘄州遊五祖
山絕頂白蓮亭夢寢間見一老僧曰君此去至晉州當
哭子以昔守晉州因事繫民母遂失所生子今報也言

訖不見至黃梅子善忽病越四日死於白湖驛 舊志

菩提大王神姓何諱萬春祖籍江右遷居蕪水因家焉
貞觀末兵燹頻仍疫癘為災神廣積陰功以救民壽九
十餘逝有二載值王師對壘常現像空中手把青旗往
來撲救遂獲凱旋事聞勅封護國佑民菩提大王建廟
於會城譙樓之西 徐惺蒲圻廟碑記

草鞋大王大教場有草鞋大王廟神姓蔣名英本武昌
衛世職為人光明瑰偉善騎射以九月初十日生先一
日登高劇飲馳馬於場馬躑神驚自是居民向夕即聞
操軍放砲聲聞諸都御史乃大閱兵以驗之陣甫列忽
白晝如晦風雨驟作軍士皆迷隱聞神索草屨急都院

為舉祭乃已土其事勅配六蠶之神每當武舉之歲士子相率焚不借以醮神遂沿呼為草鞋大王

江夏志

楠木大王黃守盧濬嘗浮舟江上風起舟師頻呼楠木大王問故以妖對濬歸撰文牒水府其畧曰象窮魍魎轉深鑄鼎之思誠格神明欲下然犀之炤惟川靈之失綱故令尾大者不掉彼風師亦助虐其與首惡者何殊仍期三日以木來屆期駕詣江上忽一木自樊口至命縛之登岸時修學宮以為左柱又耳談載盧守黃誕日假寐夢出一字門織深橋東越數家有媪饌已中有饘糕獸飲而反及覺唇吻猶香密令探偵之見老媪設俎奠其亡夫饘糕其生所嗜也亡三十二年公齒與誕日

皆同掾還報召媪贈金仍為經紀其家 黃岡志

黃守盧濬毀淫祠黃州安國寺右有景佑真君廟祀張睢陽郡守盧濬通毀淫祠是廟亦在廢中忽門皂為神所附索筆題曰皇天生我兮男兒君王用我兮熊羆力拔山兮雷電氣貫日兮虹霓月正明兮拔槍捋劍星未落兮擊鼓掀旗擣賊壘兮焚寨齶賊肉兮充饑食馬鼠兮既盡殺妻妾兮心悲為厲鬼兮身披鐵甲為名神兮手執金鎚莫指我為張飛莫指我為張儀其張巡兮在世與許遠兮同時在東嶽兮押案總督府兮陰司為蓬萊兮殿直任鄴都兮獄推景佑真君兮人間封爵忠烈大夫兮天上官資漫濡毫而染翰俾世人以皆知濬驚

異復詰以事應如響由是廟不得毀

黃岡志

梯仙國博異志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浚井千餘尺而無水工人捫壁別一天地日月世界署牌曰天桂山宮門內兩人皓齒鬢髮金冠跣足問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須臾有緋衣傳勅曰以禮遣之門人遂引工至清泉洗浴白泉漱飲甘美似醉行半日有一國城宮室皆金玉城樓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是何處門人曰諸仙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閩姑射工遂上山聿尊來路門人曰汝來此頃刻人間數十年矣欲尋舊穴應不可得當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雲

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及出詢陰家時人云已三世矣工人自後不食五穀莫知所在

巖下翁湘中記永和初有採藥衡山者道迷糧盡過息巖下見一老公四五年少對執書告之以饑與其食物如薯蕷指教所去六日至家而不復饑

第一州吳信洛陽人紹興初爲武岡尉劇賊曹成蹂躪湖湘間守將黃君興避去信獨誓死捍禦寇迫城呼曰聞黃使君橐厚故來取信曰去久矣成曰當爲君全城卽去黃歸冒爲已功受陞賞信幾獲罪後數年爲全州清湘尉夢人告曰君守城有陰功子當及第起自東南第一州後官建康見驛壁有詩首云建節東南第一

州其子仁傑登科常詣部銓量前兩夕夢入大叢林一僧欣然出曰吾四祖也復見一僧曰吾五祖也明日調官斬之羅田乃知兩祖寺皆在斬境

舊志

回巖客岳陽風土記岳陽樓上有呂先生留題云朝遊北越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今不見當時墨跡但有石刻耳先生名岩字洞賓河中府人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多遊湘潭鄂岳間或賣紙墨於市以混俗人莫之識也慶曆中天章閣待制滕宗諒坐事謫守岳陽一日有刺謁云回巖客子京曰此呂洞賓也變易姓名爾召坐置酒高談劇飲佯若不知

者密令畫工傳其貌既去來日使人復召之客舍主人曰先生半夜去矣畱書以遺子京視之默然不知所言何事今岳陽樓傳本狀貌清俊與俗本特異

青林童子宋太始元年明帝遣沈攸之西伐子勣伐柵青林山今廣濟地睹一童子甚麗問伐者曰取此何爲答以討賊童子曰下旬當平何勞伐此忽不見

舊志

杜真人元杜雲隱黃陂人洞庭湖廟祝也能知水面風波與人語輒驗江南湖北肅政廉訪伯顏上其事於朝至元十六年十月內勅封普惠廣化真人提調沿江諸

廟事

舊志

蔣鑿字湘崖零陵人正德癸酉舉人出宰扶溝以清潔

著常遇異人授以奇術遂挈妻偕隱結廬山中曰寄寄
 窩修煉數年遍遊名山多在天台鴈宕間晚歸貧甚值
 除夕不能具朝餼乃自吟曰柴米油鹽醬醋茶七般俱
 在別人家唯有老夫無計策開窻獨坐看梅花忽假寐
 出神語友人王孫菊坡以窘故王孫乃備物送之方及
 門而蓋始寤其奇幻多類此死之日有鄉人遇於道授
 以鑰寄其家家人駭之舉棺甚輕蓋尸解云 永州志
 景輝不知何許人或曰景清之後也懷宗時從襄漢遊
 楚攜一琴夜嘈嘈彈又為詩善飲酒好與文士交至廣
 濟望東衝山石錯落遂卜明水為黃牛院以居乙亥流
 賊數十人由太湖入宿松歷佩香驛輝先有書謂其友

舒民裕曰二月賊來當毋擾九月須遠避無不如其言
 嘗以時旱過黃陵洞鼓琴少焉以琴絃繫一石書數字
 投潭中隱隱見波起久之有龍出大雨四境霑足其為
 詩不肯畱時人勸之因名曰勸畱草書法類懷素後羽
 化山中當九日至今每年九日山中人攜樽叩之名曰

掛瓢會 舊志

柳毅娶龍女 虞初志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
 將還湘濱取道涇陽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問之
 婦泣曰妾洞庭君少女嫁涇川次子夫婿樂逸為婢僕
 所惑毀黜至此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欲以尺書寄託
 侍者洞庭之陰有大橘樹鄉人謂之社橘舉樹三發當

有應者語竟引別東去毅乃訪於洞庭依婦前言俄有武夫出波間引入靈虛殿取書以進洞庭君泣曰老夫之罪使閨窻孺弱遠懼誦害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君驚謂左右曰無使有聲恐錢唐所知毅曰錢塘何人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之一怒也語未畢而大聲忽發有赤龍長萬丈餘千雷萬霆繖繞其身擘青天飛去俄擁紅粧一人回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乃宴毅於凝碧宮洞庭君弟錢塘君曰涇陽之妻欲求託高義世爲賓親毅以殺其壻而納其妻於義不可因肅然以謝明日毅辭歸遂娶於張氏張

亡又娶韓氏旋亡徙家金陵復娶盧氏經歲餘生一子笑謂毅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銜君之恩誓必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悵望成疾值君累娶不終卜居於此遂得報君之意開元中相與同歸洞庭莫知其跡老青衣博異志山人劉方元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聞廳西有家口嘯咏之聲一老青衣曰往年阿郎貶官時令老身常騎偏面騮抱阿荆郎墜損左膊至今天陰酸痛明日必大雨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明旦果雨壁上有詩墨色甚新其詞曰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

成灰不堪着視其書則鬼之詩也

平江山魑岳陽風土記王文正公嘗宰平江令宅舊爲山魑所據前令不復敢居一日吏或夢見其告者曰宰相至吾當避之如有影響相率而去已而文正下車處正寢無復驚動

逸羣公子甘澤謠韋騶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羣公子舉進士不第遊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翁隸舟行溯洞庭騶乃水濱痛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忽假寐夢神人謂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嘗爲城守方剛讜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一二禱上訴帝初不許因請乃許與後嗣一人謝

二廢廟之主故賢翁當之茲當遣水工送屍湖上騶驚悟其事遂止尋果獲翁屍於岸是夕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爲人果敢如是吾所以懷畏昔洞庭張樂是吾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咸池之節奏釋浮世之憂煩也忽覩金石羽籥鏗鏘振作甚嘆異曲終乃寤

湖廣通志卷之一百二十九

